

三生三世

为君衔来

月殇 著

一枝商陆花，一尾池中鲤。
人说三生三世，即算他给了她一世，
剩下的还有那么长，不是吗？

杯尝七尹酒，树看十年花。
痴情酒仙苦寻转世恋人，历经几生轮回，等来的是否还是当初那一个？
**仙侠并非无法超越
怎奈伤情无以复加**
骨肉亲情、无猜友情、
盟誓爱情

月殇着笔七话，写尽仙恋之殇，三世相约，永生不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君衔来二月花 / 月殇著. —长沙 :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358-6347-8

I. ①为… II. ①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8148 号



总策划: 邹立勋

责任编辑: 周霞 刘艳彬

特约编辑: 伍利

视觉创意: 尚洁 姚洁

封面绘制: 五子析

出版人: 胡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82196313 (总编室)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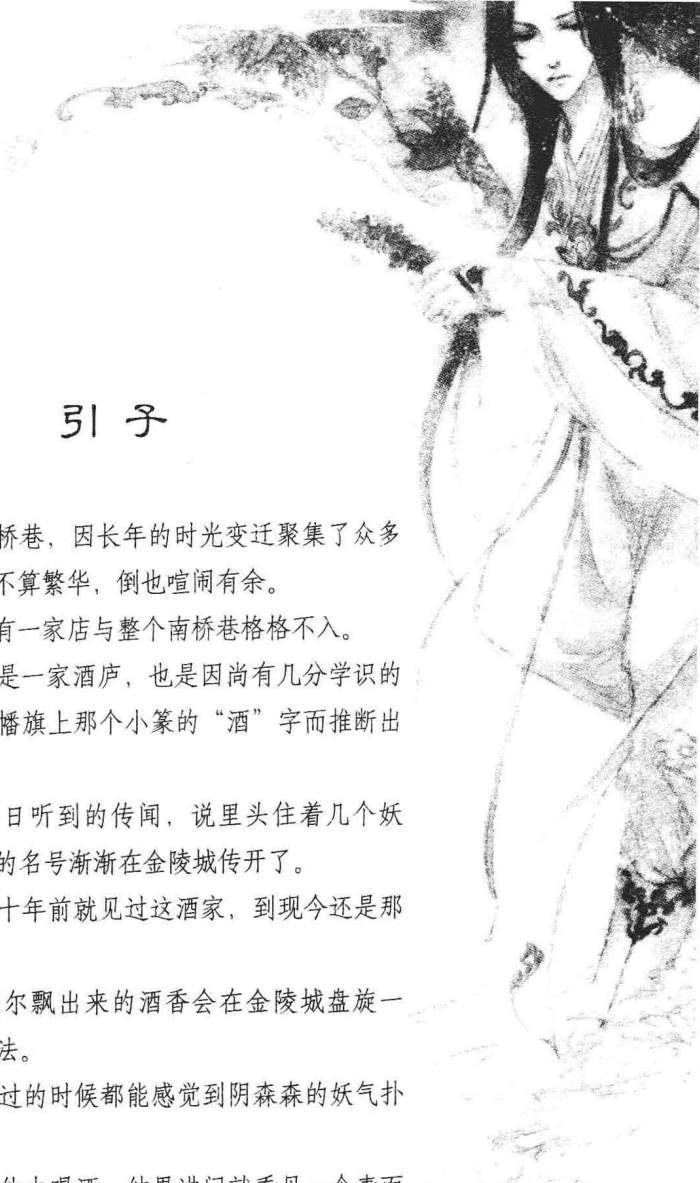
开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张: 9

版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9.80 元



引子

金陵城的南桥巷，因长年的时光变迁聚集了众多杂乱的生意人，不算繁华，倒也喧闹有余。

在这其中却有一家店与整个南桥巷格格不入。

人们知道这是一家酒庐，也是因尚有几分子识的老秀才认得门口幡旗上那个小篆的“酒”字而推断出来的。

也不知哪一日听到的传闻，说里头住着几个妖精，这“妖酒”的名号渐渐在金陵城传开了。

有人说，五十年前就见过这酒家，到现今还是那副模样。

有人说，偶尔飘出来的酒香会在金陵城盘旋一日，就像被施了法。

有人说，路过的时候都能感觉到阴森森的妖气扑面而来。

更有人说，他去喝酒，结果进门就看见一个青面獠牙的女鬼。

可是南桥巷的人却是不置可否，他们有一套他们自己的说法。



这酒庐是几代单传，现在的主人叫七尹，长得十分好看，他只是平日里不爱出门不爱说话，与常人没两样。他的酒都是卖给达官贵人的，酒香也是日日都有，只是一般人喝不起而已。

不过说是这样说，真要问细了，南桥巷的人也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一贯清冷的酒庐还是一如既往的清冷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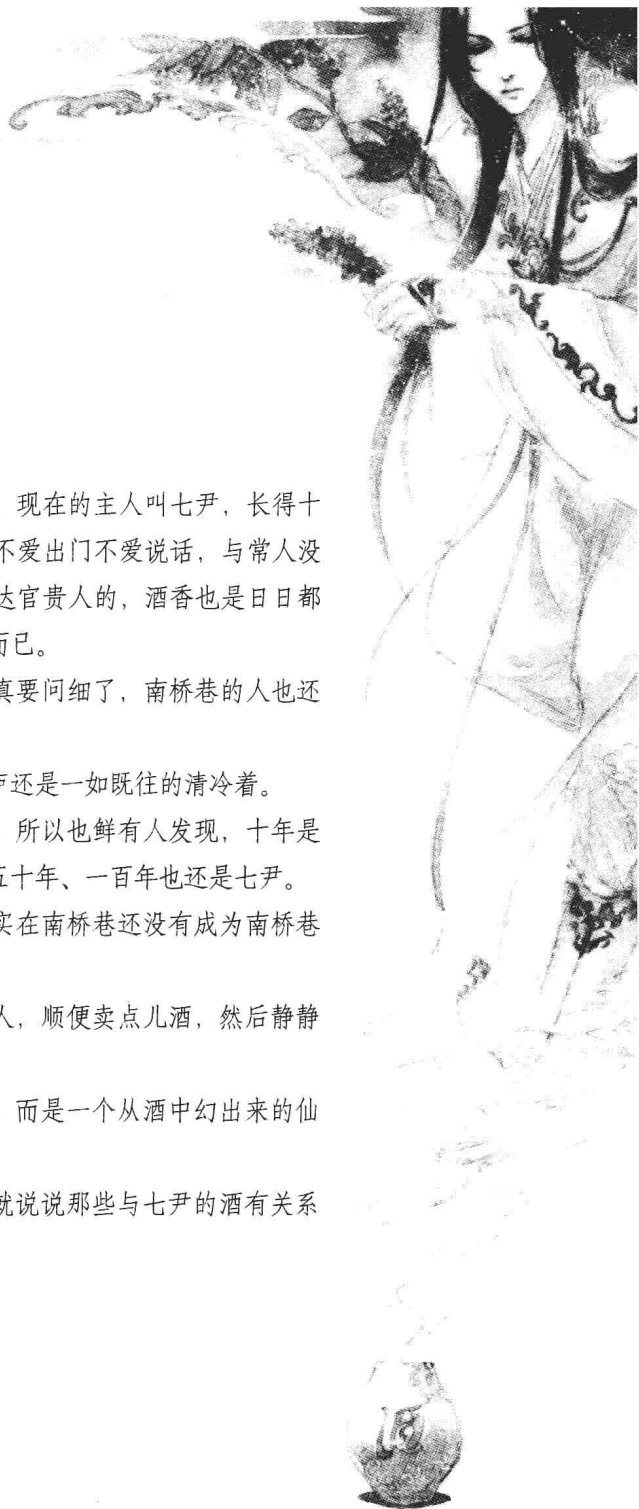
似乎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也鲜有人发现，十年是七尹，二十年是七尹，五十年、一百年也还是七尹。

更没有人知道，其实在南桥巷还没有成为南桥巷时，七尹就已经在了。

他其实是在等一个人，顺便卖点儿酒，然后静静地看着人间事。

嗯，七尹也不是妖，而是一个从酒中幻出来的仙人，长得十分好看罢了。

于是，接下来我们就说说那些与七尹的酒有关系的故事。



目录

引子



第一话

夏时清浅

三味酒
灯会错
姻缘乱
人心幻
疏离恨
阴阳隔

第二话

南陌北阡

长安酒
不相识
空遗恨
旧故里
少团栾
钟情误

第三话

咸阳游侠

新丰酒
红灵草
起相思
门事变
忆往昔
死复生



目 录

第四话

骨
花

少夫人
清亭会
莞城信
再定亲
白玉棺
宵生花

第五话

嫁
衣

战胜利
美人倾
语成藏
鞭族乱
符叶青
同死生

第六话

旧
识

三白酒
初扬名
泸城劫
情难诉
怨缘由
终不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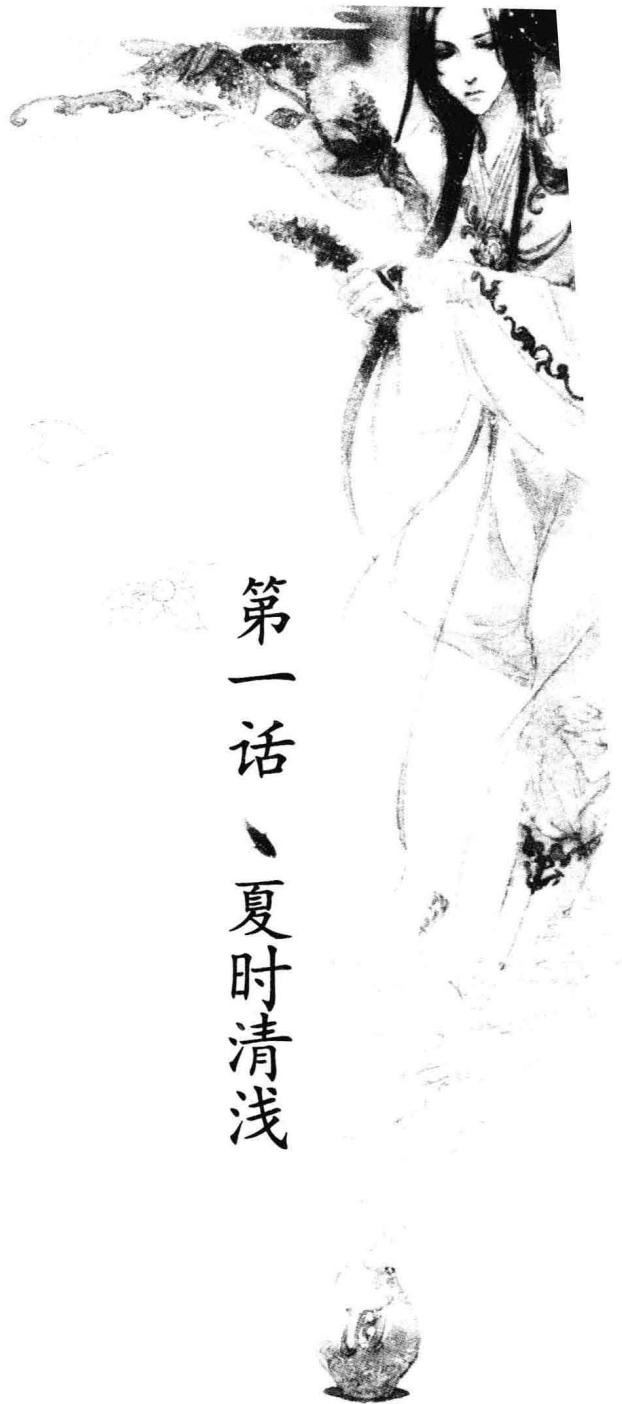
第七话

相
思扣

千年会
溯源求
胭脂泪
蓬莱事
失仙骨
三生缘



第一话、夏时清浅



{三味酒}

“小浅，你快一点儿。”

腊月初七，整个金陵城已披上一层银装，而夏府此刻的喧闹无疑给这寒冬添上一抹别样的风味。

夏浅吃力地抱着手中沉重的玉观音像，往旁边扭着头才能看见姐姐夏清的步伐，整个人以一种十分怪异的姿势走向内院。

“哈哈，小浅，看你这样子，这观音像有那么重吗？要不我帮你拿一段？”夏清回头看见她的模样不禁笑起来，于是提议着却丝毫没有放下手中轻巧的木匣子的意思。

“嗯，不用了，马上就到，我拿得动。”观音像倒也不是重，只是从店里一路抱回来，时间过长，两手早已麻木了。

“也是，”夏清瞧了瞧路转身继续走在前方，又道：“本来让人抱进去就好，不过我出钱你出力，爹爹大寿这样才尽显孝心，你说是吧。”

夏浅无声地撇撇嘴，倒也懒得计较，仰起脸一笑便应道：“是啊。”

走进里屋一股热气立马扑面而来，宾客大都已到了，在首座的夏百川见两个女儿进来连忙伸手招过去，看到观音像更是笑得见牙不见眼。

“爹，这是我买来送给您的，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夏清抱过观音像，当先说了祝词。

是“我买来”而不是“我们买来”。夏浅听着这话在心底轻轻一笑，看着姐姐烂漫的笑容依旧什么也没说，反正也是实话。

“夏老爷可是好福气，生了个好女儿，哈哈，小浅，你准备送你爹什么寿礼？”问话的是坐在夏百川身旁的金陵太守杜文忠，亦是夏家世交。

“我……”夏浅没想到会有人这么问，一时间也不知如何作答。

“杜伯伯，这观音像是清儿用私房钱买的，小浅年纪还小，哪有什么私房钱。”倒是姐姐开口替她解围。

夏夫人也很及时地倒了酒端过来，不咸不淡地抹开尴尬：“是啊，小浅快给你爹爹敬杯酒。”

夏浅慌忙接过酒杯，连连点头，对着夏百川道：“爹，女儿祝您……”

“好好好，寿宴还没开始就打算灌你爹了，有没有寿礼都不要紧，小浅日后听话一些便好。”夏百川仍是十分高兴，一口喝了酒，也不忘语重心长地训导两句。

夏浅使劲地点着头也喝罢酒，这才舒口气，抬头却迎面看见一个不曾见过的少年极为好笑地看着她，顿时两颊通红。她想：早知如此，不管姐姐怎么说也该自个儿买件礼物才好。

事后夏浅才得知，原来那个少年就是杜太守的独子杜之然，刚从外地求学归来，好像还与她们家有婚约。

不过即使是婚约，也多半是姐姐。夏浅似有似无地一笑。不管她看到的姐姐是怎么样，姐姐在外头的名声着实的很好的，所以从很早开始，她就觉得自己是很多余的。

特别是对于爹娘而言，在有了一个女儿之后一心想要生个儿子，没想到生下她仍是女儿，那从出生之日起就绕上心头的失望之意比起姐姐，她身上的要更重一层。

夏浅便明白，有些事情她做得，而有些事情只能缄默不言。

台上夫子执木棒敲了三下，以示放学，夏浅这才后知后觉地收起涣散的思绪，一堂课又是白费。



当初可是自个儿拍了胸脯说要考上女官，非要来书院念书，要学不出个所以然，岂不是让人笑话？明明家中也请了私塾先生一起教她们姐妹……

夏浅叹口气揉揉脑袋，决定回家后发愤图强。

只刚做出决定，几个要好的同学便来寻她晚上一道吃饭逛夜市。

虽说早些年皇上便下令允许女子读书考官，但真正来书院的还是少之又少，夏浅便是一个。整个书院只她一个女子，加上性格好，处于情动时期的少年自然都喜欢围在她身旁，吃饭、游玩从不忘记她。

夏浅挣扎许久还是禁不住诱惑，脑袋一热又答应了下来……夏浅看着手中的书卷，顿时一阵心虚，连忙全裹进书袋。

“他们都要先回家一趟，夏浅，我与你先去。”抬头，站在眼前的果然是李萧。

“好呀。”她勾起嘴角一笑，眉眼俱弯。

走到南桥时，因李萧家就在附近，他便回去放东西，让夏浅在南桥略等片刻。似乎巧合一般，夏浅站的位置一抬头就看见了前方巷子里的酒庐。

她记得李萧曾说过，那里面卖的是妖酒。缘分这种东西，似乎没个因由。

“姑娘，酒庐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她刚一脚跨进酒庐，就被坐在屋中的年轻男子轻斥一声。夏浅也不畏惧，反而在脑中迅速形成一个关于“妖”的自我解释——酒庐主人长得太过妖孽，所以酒自然也有妖气。

“大祁律例哪里说女子不可来酒庐？我替人买也不成？”夏浅心情好极了，边打量着院子里怪异的枯枝败花边朝里瞅着架子上排列整齐的各种酒，好奇心怎么也驱不散。

“夏府若是买酒，也不必夏小姐亲自来。”男子似乎笑了，不咸

不淡说了这么一句，倒也没有阻止她的动作。

被他猜中身份不免尴尬了一阵，但瞥见自己的一身衣服倒也就明了，放眼整个金陵城，只有夏家女儿开了先河在书院念书。念及此，夏浅朗朗一笑，大大方方承认：“是啊，美人哥哥，我就是那性气乖张的夏浅。”

男子微微挑眉，显然对夏浅也有了一些兴趣，正欲开口问，里屋又奔出一个七八岁的小娃娃，生得亦是十分漂亮，见着夏浅便亲热地缠了上去。

酒店一贯少见女子。

“夏浅，要喝什么酒？”待她两个安分下来，男子才问。

“嗯，美人哥哥有什么好酒？”

男子对这个称呼好不无奈，敛眉提醒道：“我名七尹。”

“杯尝七尹酒，树看十年花，是这个七尹？”夏浅笑嘻嘻地又问。

被问之人显然愣了一愣，倒是小娃娃不掩惊奇道：“小浅姐姐知道这句？哈哈，我叫浮尧，也是酒名呢。”

“嗯，知道。”夏浅摸着脑袋朝二人笑笑，自嘲般道，“我嘛，正经东西没学，只看了些自个儿喜欢的。”

“不若三味酒吧，”一句看似不搭调的话却让浮尧吃惊地瞪大眼，七尹似乎从不会这么快就认定一个人值不值得喝他的酒，这夏浅果真不一般，愣神的片刻又听他道，“自个儿喜欢的也未必不好，只是无人共赏。”

夏浅没有再接话，眼中是似有似无的笑意，只是接过七尹倒的酒轻轻一嗅随即举杯饮尽，顿时止不住咳起来。等她抹去眼中泪花直起腰，却见眼前两人都是一副憋着笑的怪模样。

七尹不自在地别脸清清嗓子这才止住笑，执起酒壶细水长流又倒了一杯递给她道：“所谓三味酒，顾名思义必有三味，入口初



辣，后为苦，至喉时甜，分别为地界、冥界、天界之味，喝的时候切不可如平日饮酒那般一口而尽，需绵延出甜意，淡却苦辣两味。”

“原来竟有这么一番道理，倒如人一般不可极喜极悲。”她这次顺着他的法子再喝一杯，果然妙不可言。

兴致一起，夏浅便将所有事给抛到脑后，比如其实已经挺晚该回家，比如明明只跟李萧说看看就去吃饭。

回家之后，以为不可避免的一顿责骂竟没有如期而至，夏浅进屋之后万分感激地瞅了杜家父子好几眼。在外人面前，夏百川最多就是语重心长地教育两句，而夏清也不会多嘴，只在一旁扮演着大家闺秀的模样。

听完两句训，夏浅便借口要换衣服溜回房，慢吞吞地换完一身衣裳也没见下人来报杜家父子要回去什么的，迫于礼节夏浅无奈地又慢吞吞往大厅中走去。

“嗨，夏浅，你还和小时候一样。”

突然传来的声音让夏浅全身颤了一颤，回头就看到一张笑意绵绵的英俊脸庞，一瞬间，夏浅觉得有那么一点儿熟悉。

是似曾相识的熟悉，而不是那见过几次的认识。

“你……”

“如何？”

“杜公子，有礼。”两手交叠略略一蹲，十分自然地施个万福。

杜之然眯起眼，低头打量眼前这个女子，她即使做出一副与众人相同的模样，也还是散发出与众不同的气息，他心下一动忍不住走近一步道：“夏浅，你不记得我了？”

夏浅下意识退一步，仰起脸讪讪笑道：“杜公子前几天不还来过？我倒不知是我记性不好还是公子记性不好了。”

“我记性可是好得很，尤其是对指着鼻子骂过我笨猪的人。”

杜之然笑意浅浅说出的这句话却让夏浅心中大窘，抓着衣角脸颊通红。

早在回头那一瞬，她就已经回想起来，所以才慌忙变了姿态希望不会被他认出，没想到人家早已认出。

“那个，小时候不懂事，杜公子见谅，见谅。”

“我原本也不确定，白日里也问了夏清，她可是一口否认，还说肯定是你说的那话，哈哈，你姐妹二人长得是一个模样，性子却大不相同啊。”

“杜公子见笑了，那话确实是出自我之口，姐姐说得没有错。”她的确是不喜欢夏清，但也轮不到一个外人来评头论足。

听出她略微强硬的口气，杜之然忙敛起脸上玩闹的神色想要解释，却见夏浅也不答理他径直往回走，便只好跟上去：“夏浅，我非有意……”

好不容易追上，他刚开口，夏浅却猛地在门口止住步子，杜之然不知何事便随着一并停下，屋内的对话就飘进耳里：

“小浅这孩子怎么还没回来？”问话的是杜太守。

“杜伯伯，没关系，不用管她，准是找谁玩儿去了，爹娘凡事都宠着她，她就未免有些任性。”答话的却是夏清，她将这话说得亦是十分得体。

屋内对话说完，夏浅脸上也未浮现任何波澜，只是在心底自嘲一声，不知爹娘宠的到底是谁。

隔了有小片刻，她才在脸上挂上笑，毫不迟疑地一脚跨过门槛，这一动作显得那笑像是从很远就带过来印刻在脸上一般，叫杜之然看傻了。

{灯会错}

“夏浅，今儿个元宵有灯会，要不要一道去？”放了学李萧便来邀请她，当真是没把她当做女子。

“好啊，我先回去换身衣服，酉时三刻南桥见。”夏浅倒是爽快地应承下来。毕竟金陵城的花灯会，一年只此一回。

“我说夏浅，不如把你家姐姐也叫出来，让我们也一睹芳容啊，夏家大小姐的名声可是了不得。”听见夏浅应了，在旁的几个同学也凑上去乐滋滋地提议。

夏浅悠悠地抬起眼皮儿白他们一眼，半晌才答道：“我姐姐是大家闺秀，你们想见就能见着那还得了？这种灯会啊，她才不会出来凑热闹，她模样和我差不多，你们看看我就成了。”

“嘿，不害臊，夏清可是出了名的大美人，你怎么瞅怎么不像。”

“呸，”夏浅毫不客气地拿了书卷往他身上抽去，挑眉笑道，“我是平日里不打扮，要是扮个相准吓你一跳，先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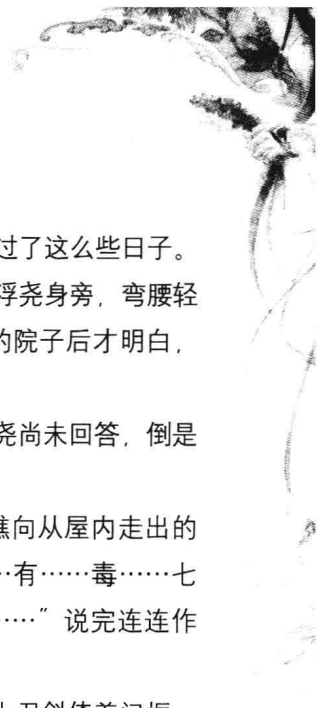
说完她也没管身后几人的神情，笑嘻嘻地出了门，转过弯才渐渐慢下脚步。是了，不同就是不同，世人眼中姐妹二人再像也仍旧不同，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却不守规矩。

夏浅轻掩着脸庞，长长地舒了口气，真的是太过随便。

虽然应承得爽快，但灯会这种事情被父母亲知道当然是逛不清静，有丫鬟家丁跟着还不如不出去，夏浅心底也是清楚这一点，所以回房换身衣服趁爹娘还未发现就匆忙地从小门溜出去。

时间尚早，南桥处果然并无人前来，想来他们会吃过饭才出门。她直起身子无聊地四下瞅瞅，眼光落在一处时忽然停住，随即勾起嘴角一笑提了裙摆绕过去。

“小浅姐姐！”正在门口采着金盏花的浮尧抬头便瞧见她，喜得



惊呼一声。

算起来也有些时日未见，夏浅难得安分守己地过了这么些日子。

“原来这些都是金盏花。”夏浅笑着几步走到浮尧身旁，弯腰轻嗅了一下一篮子的清香，转身环顾整个花蝶纷绕的院子后才明白，原来冬日里那些黑乎乎的枯枝竟都是花儿。

“没人告诉过你金盏花有毒，闻不得吗？”浮尧尚未回答，倒是另一个清冷的声音接了过去。

夏浅正闻得起劲，乍听见这话忙捂住口鼻，瞧向从屋内走出的七尹，哆嗦了半天话都说不利索：“有……有……有……毒……七尹，你……你……你怎么不早说……我闻了好长……”说完连连作呕恨不得将刚吸进去的气全数吐出来。

“呵，”刚才清冷的声音顿时带上笑意，只见七尹斜倚着门框，以手背掩着嘴角玩味地笑道，“别人说什么你都信？”

夏浅这才知是被耍了，摸摸鼻子瞧着他好看的模样装也装不出怒意，倒是庆幸地呼口气：“还好你是骗我，要是真有毒，我可就死在你院子里了。”

“今日是来喝酒？”七尹也未敛去难得的笑意，边领着她进屋，边问。

“不完全是，晚上有个灯会，学堂里几个人邀请了我，我便想来问问你们要不要一起去。”

“灯会？”这个词显然更吸引浮尧的注意，忙拉着夏浅问个究竟。

转身从架子上拿起酒，七尹略略一想点头应道：“也好，春日里是该……”

“小浅——”这边话还未说完，却有人在门口呼了一声。

夏浅摇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是谁，疑惑地站起身，叫得这么熟悉又知道她会在酒店的人，印象中似乎没有。走向门口，竟是杜之



然：“你怎么在这儿？”

“应当是我问你怎么在这儿才对吧，大晚上的到酒庐，孤男寡女的传出去岂不是有辱名节？”杜之然这会儿的口气平白硬朗几分，说得夏浅一怔一怔。

瞅了眼天色，还亮着，哪里大晚上了？再瞅瞅一旁拉着她的浮尧，明明是三个人，又哪里孤男寡女了？况且名节什么也是自个儿的，他操什么心？

“我来喝点儿酒，等会儿一起逛灯会，还有学堂里几个人，你要不要一起？”碍着是世交，她客套地问了这么一句。

“胡闹，被你爹娘知道你来酒庐岂不是又要挨骂？”

“你不说他们怎么知道？”被搅了兴致，夏浅的口气也不甚好。

“那我怎么就知道你在这儿？”杜之然也不避嫌，伸手将她扯离七尹身旁，“你进这里被很多人看见了，保不准明日就传进夏世伯耳里。”

“夏浅也不是第一次来我的酒庐，怎么偏偏今日就会被人传了去？”七尹冷冷一笑，显然有些恼了。

“哼，不过一个卖妖酒的，也敢妄言……”

“杜之然你可以了！”夏浅甩手挣开杜之然，虽是恼火却仍是默不做声地舒口气，然后抱歉地朝七尹一笑道，“不管别人怎么看，七尹的酒我打心底喜欢。”

“那便好，他人与我也并无干系，”七尹稍作颌首，拦住早已恼火的浮尧，轻道，“抱歉，灯会我们便不去了。”

“哎，小七你——”浮尧想要开口却被他直接捂住了嘴。

“那个，”见七尹的脸庞恢复一贯的清冷，夏浅不禁心底凉了几分，也是，出尔反尔是人都会生气，多说也无益，便只道，“尧儿，改日见。”

意外的是，出了门杜之然并没有送她回家，却道既然出来不如去